

愿风景年年依旧

(台湾)桂文亚

我喜欢过年。过年让人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期待,有“明天会更好”的展望,还有各种美好的祝福,我尤其怀念传统的旧历年,除夕夜阖家围炉,热呼呼的火锅和碰来碰去的热情杯子,绍兴、高粱、五加皮,加了冰块的黑松沙士...所有跳舞的气泡,都在狂欢!

回到童年,传统的除夕夜,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四口之家,正准备团圆。长年在外地出差的爸爸回家过年啦!爸爸把收音机的声音灌满客厅,锣鼓齐鸣的京剧,七七匡匡,爸爸也凑上那么两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哈,诸葛亮亮的“空城计”,早熟悉了,我举起一把扇子,边摇边摆,鸭子一样的走起八字步。

爸爸正在磨墨写春联呢,妹妹乖巧地倚在几案边欣赏,小手也一笔一画地在空气中写字:“书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春”呀,“福”呀,还有连成一个字的“招财进宝”!大字是门联,小字倒贴在玻璃窗上,顿时,蓬荜生辉!

天还没全黑,爸爸就把所有的灯开齐了,好豪华的气氛。妈妈也早在厨房里炖的炖、蒸的蒸、煮的煮忙得不亦乐乎了。除了白斩鸡、清蒸鱼、豆豉排骨、豆腐虾仁 and 佛跳墙,还加上我最爱吃的甜点芋泥。做芋泥很麻烦,芋头皮会咬人的手,削好芋头后,要先煮熟再碾成糊,加上糖、猪油,用文火慢慢搅匀。手好酸,好累呀!我一边起劲地帮忙,一边咽口水。

有一年除夕,爸爸公务在身不能回家,要妈妈邀请单身的大伯从高雄到台北一块儿过除夕。伯伯和爸爸长得挺像的,小狗狗熊难免就认错人了,兴奋地跳上跳下,使伯伯的西装裤黏满了白毛,这样一来,我和妹妹顿时觉得和气的伯伯好亲切,一顿饭就笑声中轻松起来了。

还有一年,随爸爸到朋友家拜年。软绵绵的织锦大沙发,毛茸茸的海蓝羊毛地毯,好漂亮哟!我兴奋地一上一下坐着蹦,把沙发当弹簧,结果一不小心把口袋里的铜板弹出来,滚到沙发底了!爸爸还来不及阻止呢,我立刻趴在地上,把两只手伸进沙发底摸索起来。

可想而知,这实在是很少教养的举动,爸爸尴尬得脸都涨红了,我还继续努力找,就差没趴在地毯上!不用说,这个年过得十分丢脸,狠狠挨了一顿训诫。

除了吃喝玩乐放鞭炮,过年让我最期待的,自然是压岁钱。可惜只有爸妈和外婆给压岁钱,我和妹妹的“收入”很少。有一年,我买了一把玩具塑胶宝剑,金光闪闪,得意非凡,没想到,其他战友只能用竹竿当武器,联手抵制,结果,都不跟我玩了……

如果,你也回到童年,会不会和我一样,重新“复习”一次那些永远也忘不了的快乐呢?

我的师傅田传兴是食堂里做面食的高手,尤其开花馒头更是一绝。我刚分配到食堂,他就收我当了徒弟,并且悉心地教我各种面食的制作方法。譬如鞋底饼、麻花、金钱饼、司康饼、刀切蛋糕、葱卷,当然还有开花馒头。

那天,他对我说:“小张,你春节加班吧,做馒头。”

春节加班的日子来临了。凌晨四点,我们就要开始做供应早点的准备。师傅说,今天你来对碱。我心里发毛。对碱,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凭着记忆,将老粉放入和面机里,搅拌通透。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取出来,将面团放在案板上揉,这是要有一点手劲,我没几下就感到手臂酸胀,还是强忍着做。做二两只的馒头,不用称,都是用手来完成。这尚不太难,揉搓成圆形,一开始还觉得轻松,一笼五十个,一下子做三十笼,揉搓到最后,手都有点提不起了。要是没有师傅在一起帮衬,我恐怕很难做到。几十笼馒头抬到蒸汽间,煮熟。这样我才有一点休息的空隙,喘口气。半小时后,馒头好了,我掀开锅盖一看,傻眼了,全穿了“黄军装”。我们行内将没有对好碱,使得馒头变色不松软,叫“穿黄军装”。

我这人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下如何交代。一时慌了阵脚,手足无措。惊吓得直冒冷汗。师傅反倒来安慰我:“没事,头一回已经很不错了,这也是正常。”可他越是这样说,我越觉得不安,而且还有点后悔答应加班。

离供应的时间还有一小时,只见

在乌干达,出发到默奇森瀑布国家野生动物园之前,从林导游安德鲁便再三再四地告诫我们,非洲的水牛和野象,貌似驯良,其实是高度危险的,绝对、绝对不要为了摄影而靠近它们。

安德鲁指出,游客常常将亚洲水牛和非洲水牛相混淆,实际上,前者已经被驯化了;后者呢,习性凶猛,比张牙舞爪的狮子更为危险,是非洲伤人最多的动物之一。

那天早上,我们坐着四轮驱动车子,进入了处处暗藏危机的野生动物园。

车行不久,我便看到一大群水牛浸在泥泞的水池里,安安静静地进行“日光浴”。安德鲁解释,水牛怕热,白天常爱泡在水里,或者,躲在阴凉处歇息,晚上气候转为凉爽时,才出来寻觅草粮。非洲水牛是群居动物,由斗性顽强的母牛统领。它们的性子是如此的凶悍而又暴戾,整群出现时,即连拥有“万兽之王”称谓的狮子也退避三舍。

我注意到有形只影单的水牛像高深莫测的哲学家,静静地草原上徜徉,仿佛在享受沉思冥想的乐趣;可安德鲁明确地指出,像这类离群而居的“独行侠”,往往是危险性最高的,事缘水牛好斗,常常为了争取领导权而进

多门类都有创始之作。《赵景深文存》属于《复旦中文先哲丛书》系列,共两卷计100多万字,跟我姑父的学术研究成果相比,只是沧海一粟,由于其高深江巨荣教授的精编细选,还是浓缩了姑父的学术精华。

怀念姑父赵景深

李葵南

深文存》首发式暨赵景深学术成就研究座谈会。

在座的学者们介绍,我姑父赵景深16岁开始写作,28岁时就已经出版了畅销二十余版的《中国文学小史》等35部著作,并于当年被复旦大学聘请,成为除陈望道之外,中文系年资最高的教授。他在自己毕生热爱的文学园林中辛勤耕耘60年,出版五十余种学术著作,涉足文学的多学科、

多门类都有创始之作。《赵景深文存》属于《复旦中文先哲丛书》系列,共两卷计100多万字,跟我姑父的学术研究成果相比,只是沧海一粟,由于其高深江巨荣教授的精编细选,还是浓缩了姑父的学术精华。

学者们回忆了当年受教于我姑父的经历,对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和豁达的胸怀赞叹不已;对他全心全意提携后人、诲人不倦的师德津津乐道。我姑父的藏书多达几万册,几乎覆盖了他所有房间的墙面,也因而上门求书之人络绎不绝……

我是在十年浩劫之后转业回沪的,亲见我姑父虽惜书如命,但对待那些来借书的学生或慕名而来的读书人,皆来者不拒。但我忍心的是,姑父当时已近八十高龄,但为了满足别人所需,他会毫不迟疑地从三楼走到二楼,从大房间走向亭子间。有的书位于高高的书架上,他就自己搬把椅子,爬上爬下。交给来者的书,都是他亲自用牛皮纸细心地包好的。借书的人实在太多,姑父还专门备了本小册子,记录借书人和所借的书。常听我姑父对借书人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毕竟也有擅自取走并迟迟不还的。

我十分惊叹我姑父的记忆力,他的脑袋简直就像个电脑。无论哪本书,他都能很快从几万册书中找到。无论谁想找什么资料,他均能准确地告诉对方怎样找。也是凑巧,有一天我去看他时,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来访,好像是为了《玉兔记》的有关问题前来求教。只听姑父毫不迟疑地说出了对方想要的答案,答案甚至精确到在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

写信给姑父的人非常多,多数是请他修改文章、探讨学问的。他每信必复,并且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问和盘托出。姑父生前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每个月的零花钱几乎都用于购买信封信纸和邮票。一位曾经的学生回忆,他在我姑父卧病在床时前去探望,姑父拉开了两个塞得满满的抽屉对他讲:“上面抽屉里的信因为生病还没来得及回复,下面的都还没回来。”学者车锡伦说,不少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子在我姑父

的帮助下出了书并小有成就。孩提时我们家和姑父家住在一幢楼,我和姐妹们少不更事,经常会上楼下楼,从一间房间窜进另一个房间,当然也包括我姑父姑妈的房间。每每于

古代睡觉有说道

刘凯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睡觉”最初的意思刚好和今天相反,指的是“睡醒”!

古人对睡眠是很讲究的,因为睡眠是重要的养生之道。因此古人对每一种深、浅度或姿势的睡眠,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坐着打瞌睡,叫作“睡”;闭目养神未睡着,叫作“眠”;趴在几、案桌上睡觉,叫作“卧”;仰在炕上睡,叫作“寝”;躺着睡且睡着了,叫作“寐”;刚刚睡醒,睡眠惺忪,叫作“觉”或“寤”。由此可知,在古代,“睡觉”并非是一个词,而是各有其义,“睡”指闭眼睡,“觉”指睡醒了。唐代时,“睡”和“觉”开始

起来,也不是指今天的“睡觉”,而是指“睡醒”。白居易《长恨歌》中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写的就是杨贵妃睡醒后的惺忪状态:刚刚睡醒,发髻未及梳理,花冠尚未整理好,便下堂来了。再比如中唐诗人裴度的《凉风亭睡觉》诗:“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刚刚睡醒,就看到仆人沏好了新茶。

距离

(新加坡)尤今

行恶斗,斗输了的,便被赶出群体之外,寂寞终老。这些硬生生地被“放逐”的水牛,满腹怨怒,脾气火爆,千千万万惹不得。偏偏有些游客看到区区一头水牛在闲适地浪荡,认为构不成威胁,便开门下车,近距离拍照,结果呢,被迅雷不及掩耳地冲过来的水牛撞得肚破肠流,当场死于非命。

非洲另一种必须“敬而远之”的动物,是野生大象。

亚洲大象和非洲野生大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温驯可爱,可以让人骑着去寻幽探秘,它们在接受了驯兽师的训练之后,能够在马戏团里进行各种逗趣的表演。至于非洲野象嘛,性情凶残,不易驯服。想要骑它?连门都没有!

和非洲水牛一样,野生大象也是群居动物,唯象群是由雌象所引领的。在野生动物园,我看到一头雄赳赳的野象神气活现地在前方走着,后面一群大象小象安之若素地跟随着,秩序井然。其中两头大象远远地落在后



鸡年大吉 (中国画) 韩伍

头,长长的鼻子相互缠绕,好似耳鬓厮磨的样子。安德鲁笑嘻嘻地说道:“瞧,这两头共浴爱河的野象,正在甜蜜地调情呢!”

安德鲁透露,曾有一名游客,觉得大象调情的方式非常可爱,便大胆趋近,用活动摄影机拍摄,那头隐私被干扰的雄象怒不可遏,猛然以那根伸缩缜密的鼻子大力扫向他,他仰天翻倒,大象觉得还解不了气,继而用鼻子把他卷起,高高地举起来,重重抛掷于地。这时,游客整张脸已经血肉模糊,五官不辨了!安德鲁说,大象的皮,又厚又粗,皮上有纹路极深的皱褶,只要轻轻地触及人们脸部,薄嫩的脸皮立马会被它惨心地摩擦掉。

从安德鲁的叙述里,我发现惹祸上身的游客,都是因为一厢情愿地想要拉近他们和野生动物之间的距离而被伤害的。

距离,是很奥妙的。它是彼此自由呼吸一个美丽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必须被尊重的。一旦逾越了界限,当然会引起强力的反击啦!一切苦果,都是咎由自取的。

人与动物之间,需要保持距离;人与人之间,何尝不呢?就算亲如夫妻,也需要一个属于自我的活动空间啊!

保持距离,既是自重,也是他重。

人的嘴巴真了不起,酸甜苦辣统统吃。甜当然好吃。小朋友也知道甜的东西好吃,所以爱吃糖果。酸甜也不错,可是人们还吃很酸的东西。过去去探望刚生孩子的“住月婆”,就会吃到一碗猪脚煲的醋。客人高高高兴兴地吃下去。

酸甜苦辣

任溶溶

苦的食物人们也爱吃。例如苦瓜,苦瓜炒肉片,苦瓜酿肉,是好菜。当然,我小时候怕吃苦瓜,可我现在吃了,虽然不热衷。可是爱吃苦瓜的人多的是,我母亲就是一位。

至于辣,更产生了中国一大菜系,请大家想想四川菜,四川菜就以辣闻名。我第一回上川菜馆,请教服务员什么菜最地道最辣,他说是麻辣豆腐,因为它最辣,所以是最地道的四川菜。人们不但不怕辣,而且让辣成为绝好美味,从而产生了大家欢喜的川菜。

我们的嘴巴也就这样统统吃酸甜苦辣。

的帮助下出了书并小有成就。

孩提时我们家和姑父家住在一幢楼,我和姐妹们少不更事,经常会上楼下楼,从一间房间窜进另一个房间,当然也包括我姑父姑妈的房间。每每于

此,埋首于书桌前写作的姑父任凭周围“地动山摇”连头都不会抬一抬。最让我好奇的是,姑父连上厕所时也“手不释卷”。听人说“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心想,姑父的学识就是这样养成的吧!

